

南宫青云 著

少侠多磨难



少侠多磨难

下

南宫青云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少侠多磨难

(上·下)

南宫青云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核工业部309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9.375印张 4插页 390 000 字
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5354-0610-6

I·534 定价:10.50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二章 | 古穴寻宝 | (285) |
| 第十三章 | 杀人灭口 | (321) |
| 第十四章 | 纤手医圣 | (357) |
| 第十五章 | 三槐庄主 | (422) |
| 第十六章 | 索命无常 | (476) |
| 第十七章 | 东海渔翁 | (554) |

第十二章 古穴寻宝

云飞手持火折，火折散发着青惨惨的光芒，照得古洞秘道内鬼气森森，阴风呼呼，透着令人窒息的恐怖。

如果他注意，他该发现火折的光芒有异。

火折的光芒，理该白中透红，但此刻却青惨惨的火，这证明古洞秘道内郁聚山岚之毒。

可惜，他擎炬狂奔，逢弯转折，脑海里一片自感“受骗”的愤怒，早已忘却身外一切了！

愤怒，令他血脉膨胀！

愤怒，令他神昏智钝！

唯有劈任百器于掌下，不足以来息他无边的怒火。

此刻，他一味含忿疾奔，希望追上任百器，或是能找到出口。

但是，火折逐渐燃尽，秘道依然绵延不绝，似无尽头！

时光在奔走中消失！

愤怒在奔走中高涨！

他认定任百器早已取走瑾瑜宝玉，高飞远遁了！

“你这卑鄙的贪婪贼，除非不再给少爷碰上……”

他站在一三岔道口，暗暗地发着狠……

突然，一个冰冷的声音来自身后：“娃儿，你过来！”

这声音之冷，冷得犹如发自冰窖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尤其是在这神秘、阴森的古洞秘道内，云飞不禁大吃一惊。

他急转过身去，目光所及，除了一片长满苔藓的洞壁，竟然一无所见！

就在这时候，火折忽然自动熄灭，心头又是一紧，脱口道：“谁？”

“老夫吗？哈哈哈哈……”

话声似乎在咫尺之间，但火折已灭，看不清面前景物，云不由寒气陡升，激灵灵打了个冷颤，心想：“刚才明明未见莫非是碰上鬼了？”

鬼，他竟然一声冷哼，再次大喝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哈哈！老夫以为将含恨九泉，永世不得复出了！想不到皇天有眼，这九幽洞府，居然还有人来……”

话声答非所问，却深含由衷的喜悦。

云飞在问话之际，早已全神贯注，想查出对方答话的方位，他以为刚才的判断是错觉。

实际上，他没有错，话声正传自当前。

当前是洞壁，难道那人有隐身之术不成？

云飞心自惊疑，那自你“老夫”之人又说话了：“娃儿，你可肯帮老夫一次忙？”

声音充满希冀，云飞不由脱口问道：“帮你什么忙？”

“帮老夫脱困。”

“帮你脱困？……你是谁？”

“老夫被困三十年，名号早已遗忘，提他作甚！”

“你不说名号，在下怎知你的为人如何？”

“老夫说出名号，难道你娃儿就能分辨老夫为人善恶。”

“当然，诨号由江湖人物所赠，自可分别正邪。”

“你娃儿存下此心，老夫当年诨号越发不能提了！”

云飞心想，此人不提当年名号，决不是什么好人，自己正无法脱困，还跟他瞎缠什么？当即冷冷地道：“那恕在下无法替你效劳，失陪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这算正派人物？”

那人显然大急，但云飞置若罔闻，仍然摸索离去。

“娃儿，你……难道见死不救？”

云飞闻言一怔，心想：是啊！我怎能见死不救？但又怕那人是个邪魔头，故而怔立当地，踟蹰不前。

那人对云飞的举动，好像了如指掌，接着道：“佛说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你还犹豫吗？”

云飞被他说得有点心动，说道：“在下虽然可以助你，但在下亦正被困这鬼洞……”

那人听得云飞如此说，急不可待地截口道：“不要紧！不要紧！老夫这里有九幽洞府秘图，你请先帮老夫打开这身后暗门再说。”

云飞暗自盘算了一下，觉得那人可能是染上什么瘫痪之症，不能行动？既然那人有什么“九幽洞府”秘图，倒不失为利己之举，如果真是恶性难改的邪魔鬼道，日后设法除去

就是。

他这样一想，当即扬声道：“好吧！暗门在哪里？”

“在你左前方，你向前走。”

云飞如言向前走。

那人以耳代目就像亲眼目睹，云飞刚走到离洞壁尺余远近，那人又道：“蹲下去，在地上摸摸看，可有一个小洞？”

云飞如言蹲了下去，伸手在地上一阵摸索，果然靠近洞壁之处，确有一个拇指大小的圆洞。

“那洞里有颗铁珠，将那铁珠按下去。”

按下铁珠以后，立即听得一阵“轧轧”之声，紧接着一线光亮射入秘道。云飞悚然起立，那石壁正向一侧缓缓移去，瞬息已现出一方洞门，光亮正由那门内射入。

云飞揉揉眼睛，定了定神，举目向门内望去。

那是间石室，地下十分干燥，室内桌椅床榻之类一应俱全，书架上尚有不少典籍，柔和的淡绿色光亮，来自室顶，想必室顶嵌有明珠之类。

石室正中，背向着刚刚打开这方洞门，有一个骨瘦嶙峋的老人盘膝坐在蒲团之上。老人长发纷披，与须髯虬结在一起，正自侧转头，双目炯炯地瞪着云飞，射出两缕逼人的精芒，显得内功已臻上乘之境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老人倏发长笑，说道：“娃儿，进来！进来！”

云飞见老人那副形状，不禁毛骨悚然，惴惴地走了进去，心想：这人太不通情理，看来不是好人！

“来，坐下，在老夫对面坐下。”

这语气，哪像是对帮助他的人说的？简直是命令！

云飞太不以为然，但却如言席地而坐。

“娃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哼！你又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哈哈！看来你娃儿的火气很大！”

“在下对不通情理之人，历来如此！”

“不通情理？你娃儿怎知老夫不通情理？”

“有求于人，尚大刺刺地坐在原地不动，这算通情达理？”

“哦！老夫尚以为你娃儿居然知道老夫当年性行，原来指的是这桩小事！你看！”

“你看”二字，老人说得悲怆，云飞不禁一怔，顺着老人掀起的长袍看去，只见老人双腿早已干枯紧缩，僵硬得只剩下两根腿骨了！

云飞本是性情中人，这一看清真象，侧隐之心不禁油然而生，深深自责自己缺乏容人之量。

老人却不管这些，接着说：“不错，老夫被因此室以前，确实是一意孤行之人，但三十年来，早已脱胎换骨，尽知前非了！”

云飞讷讷道：“老人家不用解释，在下已自知……”

“不谈这些！”老人容颜一整道：“娃儿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能脱困，就愿意帮助老夫。是吗？”说这话，老人双目炯炯，显出一股迫切之情。

云飞点点头，老人立即说了个“好”字，接着摸出一张折叠方正的褪色羊皮，递给云飞，说道：“你先看看这张九幽洞府秘图，免得你不放心。”

云飞接过九幽洞府秘图，摊在膝上，低头看去，只见那秘图全是纵横线条，密密麻麻的圈点，根本看不懂。

他抬起头来，正想请老人指点，老人竟倏伸右臂，“刷”地一声，把秘图抢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娃儿，你已见过秘图，按图索骥，脱离这九幽洞府，不过是指间之事，现在，你肯定说一句，可愿意帮老夫一次忙？”

这一手，引起云飞极大反感！

本来，他见到老人双腿残废，已经自生恻隐之心，正在深责不该对老人盲目苛求，但老人如此一来，不由升起一股未予深信的屈辱，因而星眸遽瞪，喝道：“怎么？想要挟吗？”

老人听得一怔，茫然道：“要挟什么？……老夫只问你可愿意帮老夫一次忙。”

“愿意怎么说？”

“替老夫去取样东西，老夫助你脱困。”

“哼！如果在下不愿意呢？”

“怎么？不愿意？你不愿意？”

云飞抬头向天，傲然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哼！那可由不得你。”

冷哼声中，老人倏探右掌，屈指如钩，直向云飞左肩抓去。

近在咫尺，变起仓猝，老人的手法既快又怪，云飞心头一凛，急切间，左臂上撩，腰上一垫劲，刷地斜掠而起。

但是，迟了一点，左肩虽然未被抓住，前胸衣襟，却被老人抓破了！非但抓破衣襟，胸前两个布包，“当啷”一声，掉在地上。

老人似乎想不到云飞的身手居然如此利落，轻轻地发出一声惊“咦”，但眼神却盯着地上那只布包。

云飞又气又恼，略一定神，正待开口喝问，蓦地，那老

人又是一声惊“咦”，右掌一伸一缩，两只布包，竟凌空向老人手中飞去，嘴里狂呼道：“白玉钵，白玉钵，哈哈！这是白玉钵！”

难怪“当啷”出声，原来布包内正是“白玉钵。”

云飞听得“白玉钵”三字，神经如受雷击，霍地长身扑出，向老人手中攫去，大声喝道：“拿来。”

“拿来？哈哈……”老人举掌来推，大笑道：“这是武林奇珍，老夫找了六十多年，好不容易……”

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两人掌风相接，云飞被震得凌空翻出五尺，遽落在地。老人则震得躯体一阵摇晃。

云飞落地之后，气得浑身颤抖，微一摇动，发觉并未受伤，当即二次欺前，双掌闪电般直向老人手腕扣去，这一扣之势，快如电光石火。

老人确非等闲之辈，振腕之间，避过扣拿之势，翻掌横劈，向云飞腰眼击到，势同骇电奔雷，凌厉绝伦。

云飞眼见老人手法怪异，掌势凌厉，只得闪身避开。

但“白玉钵”是他云家之物，父仇母恨，但因“白玉钵”而起，好不容易到手，焉能就此失去？

故此，他甫闪又进，掌劈指拿，又向老人攻到。

不料身形尚未逼近，一物已迎面飞来，耳中听老人喝道：“拿去！”

云飞闻言一惊，急急探臂将来物抓到手中。

来物劲道十足，云飞被那股劲力带出三步，方始拿桩站稳。低头一看，竟是装着易容秘笈的另一布包。

当下，他双目一瞪，喝道：“将那‘白玉钵’还给我。”

“不行。”老人答得斩钉截铁。

“少爷叫你挫骨扬灰！”

说话间，右臂缓缓抬起，手掌徐徐展开，五指如钩，凝重万分地划着圆弧，石室的空气，立即感到窒息难耐。

这是“天籁”三掌的第一掌——“空谷音回”。

云飞居然用上最凌厉的“稳”字诀，可见激怒之余，他已存心将面前这位残废老人毙于“天籁”掌法之下。

圆弧划至一半，那老夫倏地一声大喝：“慢着！”

云飞置若罔闻，圆弧已划至胸前。

“你……你是清虚门下？”老人的语气有点惶急。

云飞正待引掌前推，闻言凝势沉声道：“现在将‘白玉钵’还给我尚不迟。”

“哼！魏明哲那老小子的天籁三掌，不见得就能伤得了老夫。我问你，魏明哲是你什么人？”

云飞闻面前这位残废老人，居然一口喊出恩师名讳，并称恩师为“老小子”，不由心头一凛，心说：这老人究竟是什么来路？他的辈份难道比恩师还高？

心中虽如此想，脸上可未露神色，仍自沉声道：“少爷正是清虚门下，你老儿又是什么人？”

“清虚门下？你说魏明哲是你师父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老人在云飞脸上一阵凝想，道：“老小子没有告诉过你，有关老夫之事？”

“没有”。云飞缓缓放下右臂，散去全身功力。

老人微一沉思，说道：“老夫告诉你吧！老夫诨号叫‘万毒天魔’。

“‘万毒天魔’？……你是‘千毒居士’之师？”

云飞这样问，不过是由“百毒”而“千毒”，“千毒”而“万毒”，纯粹是一种下意识的推测而已。不料“万毒天魔”闻言之下，脸上忽然笼上一层凄厉之色，无比沉痛地道：“不错，高丙川正是老夫门下逆徒！”

“有其徒，自有其师！快将‘白玉钵’还我。”

“别忙，听你的语气，好象老夫那逆徒与你有仇？”

“仇深似海，我师父就……别废话，将‘白玉钵’还我。”

“你师父怎样了？”

“我师父身中万年桃花瘴毒，该满意了吧？”

“万年桃花瘴毒？……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

“高丙川不用鬼蜮伎俩，当然不可能。但‘千毒居士’狡诡绝伦，非但将万年桃花瘴毒弄得无色无臭，且不知在瘴毒之中渗和些什么剧毒之物？我师父一无戒备，怎能不受毒害？”

“将万年桃花瘴毒弄得无色无臭？”老人骇异着说：“难道这逆徒已经寻获老夫那本毒经了？”

“毒经不毒经，少爷怎能知道……废话少说，快将‘白玉钵’还给我，不然，少爷要出手了。”

“万毒天魔”听若未闻，径自自语道：“逆徒！逆徒！你将老夫困在九幽洞府，果然是贪图那本毒经。哈哈！天道好还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云飞闻言，不禁暗自生疑；原来这“万毒天魔”被困在此，竟是“千毒居士”所为……

他心念未已，“万毒天魔”又复沉声道：“娃儿，这一来，你必须帮老夫一次忙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云飞忿忿地道。

“不凭什么，老夫治好这双腿，替你师父报仇去！”

“不劳费神，那仇少爷自己会报。”

“万毒天魔”为之结舌，半晌始嚅嚅地道：“就算老夫求你如何？”

“先将‘白玉钵’还我，不然免谈。”

“还你？……还你也没有用！”

“白玉钵是我的，你管我有没有用？”

“你大概极欲获悉‘白玉钵’中的藏宝之地吧？但是，仅凭‘白玉钵’是看不出来的……”

“万毒天魔”说到这里，发出一声轻“噢”，忽然笑着道：“娃儿，老夫与你说桩交易如何？”

云飞闻言一怔，脱口道：“什么交易？”

“万毒天魔”哈哈一笑道：“其实算不上交易，该说是互利才对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老夫这双废腿，必须瑾瑜宝玉才能治……”

“瑾瑜宝玉”四字入耳，云飞暗暗心惊，急问道：“你叫我替你去取瑾瑜宝玉？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

“办不到！”

“你娃儿别急着回绝，先听老夫说完再议……老夫只需要瑾瑜宝玉那层外壳，宝玉仍然归你……”

“我……不希罕！”其实他已经有点动心。

“没有瑾瑜宝玉，‘白玉钵’形同废物……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必须将瑾瑜宝玉放置于‘白玉钵’中，才能显出隐绘于‘白玉钵’内的藏宝之地。如无瑾瑜宝玉，‘白玉钵’岂不等

于废物？”

云飞仅知‘白玉钵’内藏悟杖禅师手创的一套剑法与掌法，从来就未听说过什么“藏宝之地”，听“万毒天魔”一再提及“藏宝之地”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藏宝？”

“当然是武功秘笈。”

“是‘昙花掌’与‘虚灵八式’剑谱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……你娃儿愿意了吗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云飞陷入迟疑之中，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地答不上来！

云飞并非贪得之辈，但武人好武，悟杖禅师遗留的剑掌秘笈，如非旷世绝学，怎会有这么多人巧取豪夺？“白玉钵”本是他父亲遗物，由他获得，并不为“贪”，他焉能无动于衷？

然而，“万毒天魔”没有先将“白玉钵”还给他，虽说是互利之事，但迹近要挟，以他的个性，他怎能接受？

所以，他迟疑了，讷讷地一时答不上话来！

“万毒天魔”见云飞仍在迟疑，以为他有意推却，不由大急道：“这种互利之事，难道还不干吗？……其实，老夫如果不是双腿残废，哪里用得着跟你谈交易！”

“这不是交易，这是要挟。”

“要挟？老夫要挟你？……唉！真是从何说起！”

云飞心中一动，但仍固执着说：“一切都得等‘白玉钵’还我以后再说，否则……”

“还给你！还给你！你娃儿拗性真大！其实，老夫年事已大，三十年来，早已看破一切，如果不是一口怨气难消，残废就残废吧，哪里会再生贪念，想得什么秘笈！”

说着，手一伸，果然将“白玉钵”递了出去。

云飞心说：“看你那见‘白玉钵’时那副欣喜狂欢之状，还说不会再生贪念？鬼才相信！”他心里虽然这样想，嘴里并未说出，小心翼翼地接过“白玉钵”，包扎妥当，与易容秘笈等一并塞入怀内，说道：“现在你说吧，如何脱离这九幽洞府？”

“你……你答应了？”

“你不放心？”

“放心！放心！”

“万毒天魔”欣喜若狂，伸手向石床一指，道：“你去将那张石床移开，那石床就是此室枢钮。”

云飞走向石床，那石床宽约三尺，长可六尺，估计不下三四千斤，里侧紧靠壁石，好像嵌在壁内一般，心想：“怎么移法呢？”

“向左移，向左移，娃儿，不会困难的。”

不困难？云飞骑马拿桩，运足“太上无神形功”，方才将那张石床缓缓向左侧推动少许！

但，略为移动以后，果然阻力愈来愈小，约莫移动三分之一，石床竟然“哗啦”一声，自动向左壁直横而去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石床横向室壁，震得尘埃簌簌而下，接着“轧轧”连声，原来放置石床之处，已经缓缓地震出一扇长形洞门。

洞门甫现，“万毒天魔”立即笑着道：“娃儿，你真行，哈哈！老夫脱困有日了。”

云飞问道：“你相信我取得瑾瑜宝玉以后还会回来？”

这是老实话。“万毒天魔”不禁一怔，但一怔过后，随即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相信，相信，凭此一问，老夫已经深信不疑了！不过，你回来以后，记住在外洞右侧找到一块六角形

山石，将它按下去；否则，此室洞门一闭，老夫便含恨终身，永世不复出了！”

云飞点点头，朗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前辈示下瑾瑜宝玉所在之地吧。”

“老夫这就要告诉你……”

“万毒天魔”喜形于色，继续道：“出此洞洞门，该是一座山谷，沿山谷行走，可见一条溶岩形成的淡红色河流，如果地形没有变易，在那条溶岩河下游，该有一块方可及丈的红色岩石，岩石高出河面六尺左右，处于溶岩河之中，极易辨认，瑾瑜宝玉就在那块红色岩石之上。但那溶岩河系染有地心火毒的流岩形成，沾上一点就无药可救，你特别注意才行。”

说到最后，话声中竟流露出一片关切之情。

云飞不由一阵激动，恭敬道：“谨谢老前辈关照，晚辈记下了。不过，据晚辈所知，目前各方武林人物，正为瑾瑜宝玉而聚在兀顶山附近，伺机出手，此去是否能如愿以偿，晚辈不敢预料，这一点，晚辈须得事先申明。但晚辈必将全力以赴就是。再见！”

拱拱手，身形一闪，已自消失在洞门之外。

云飞出石室，经过甬道，循着微弱的光亮两三个转折，果然已脱出九幽洞府，来到一片峭壁之上。

峭壁离谷底六七丈，云飞打量一下附近形势，然后纵身跃落谷底。

这条山谷，称得上隐秘已极。谷宽不过三丈，两侧峭壁耸立，高达百仞以上，谷底林木苍翠，郁结如伞，曲折回环间，几乎疑无去路，端的艰险难行。